中華郵政認爲新聞紙類 貳拾叁年五月二十日（星期日）

成都新聞

第叁捌伍號
社址 東御街壹伍肆號
每份售錢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由聚興印刷社代印

訂報價目 每月叁角 半年一元捌角 全年三元二 外縣每月加郵費一角五

清血追毒 ……九立止淋……永不再發……每瓶大洋壹元內有……明仿單……服勿誤……成都市……售處……省街 北門北東街國森堂 東大街將錦藥房 老西門西大街榮和 南門上街同人 ……市口……藥房

體育影院 化身博士 五月二十日起

大光明 流芳百世 五月十八日起演

民衆影院 火燒九龍山 五月十八日起演

新詞戲本 滑稽時事 本報小舞臺所演新戲唱詞共選十九回訂合一冊現已出齊 每冊售價四角 外加寄費……

留鑄成 專治婦女乾病男婦危險內症 有本人之醫術 地點由科甲巷遷移南打金街九十二號公館

笑笑笑 笑史 太太外史（續）……本報經售……外縣加寄費……

煙 好煙……美麗牌……

哀艷短篇

魂兮歸來（續）

（俗笑）

，蓋劍豪既騙傲秋之父。又僞作傲秋之函。寄至亦梅家裏。時梅寸衷忐忑。尚未深信。及母返更聞其事。苦心碎盡。鎮日春山深鎖。總爲情傷。憤傲秋之無情。怨己生之薄命。而劍豪則狎猥假意。細問情由。梅母具告之。則温語慰梅曰。一紙虛憑。或家人捏造。吾有友與傲秋同學者。待詢其近況。告知始娓。越旬許。詩其所謂友人之函來告亦梅。函略云委詢楊傲秋之近況。其學業頗爲上進。至其婚事。前月已與某女士訂上賞盟。梅閱畢。悲憤塡胸。珠淚奪眶而出。劍豪在傍苦勸。梅以失意之餘。亦引爲解慰。其母以傲秋不情拒却。又見劍豪年少翩翩。東床選選。已蓄意中。遂以梅許之。梅雖傷心失意。萬念俱灰。奈於母命。不得已而從權。劍豪見目的已達。喜不自勝。無何佳期擇定。而梅亦新愁舊恨。擁上心頭。結褵後終日悒悒。未能忘情於傲秋。邇然而侯門一入。陌路蕭郎。鎮日璇閨。長愁莫破。志由境奪。心爲情傷。頻來二豎之侵。時繞離魂之夢。藥爐茶灶。凌亂紛陳。醫祲交迸。纏綿床笫。時傲秋得聞知。乃致函力白其事。幷責其非。亦梅得函後。始恍然大悟。旣痛奸情之陷。又蒙變志之寃。往事何堪。九迴腸斷。愁多病重。刺心難明。一縷香魂。竟飛向大羅天上。及傲秋返。盡悉始末。頗悔恨之。旋尋得其埋香處。藉寒食無煙之際。備鮮花一束。至墓前而祝之曰。魂兮歸來乎。魂兮歸來乎。噫。吭矣。

小舞台

罵董卓

（花面扮董卓巾服上 引院子仝上）執掌朝綱，挾天子威令四方，（白）老夫董卓，漢室爲

引，自幼生長光胡，知兵誇戰，曾受將軍之職，那時節宦官專權，濁亂朝政，大將軍何進，召俺入朝，謀清君側，是老夫，督兵到了洛陽那一般宦官，被俺殺個罄盡，因此廢了少主，奉陳留王爲帝，遷都長安，老夫拜太師，掌握朝權，多恐人心不服，在這長安城外，高築郿塢，聚草屯糧，一旦天下有事，老夫也可以坐觀其變，每日飲酒取樂，倒覺厭煩，聽說舊將軍皇甫規之妻，生得如花似玉，心想納來爲妾，可恨無人去說，老夫怎能開口，好不悶煞人也，（唱）挾天子令諸侯威風八面，我不久便要將漢室推翻，後宮中却少個美人陪伴，久聞得班夫人玉貌花妍，恨無人在其中牽一線，悶懨懨坐府庭意惱心煩，（白）家院，（院白）有，門外伺候，恐有客來，（院白）是，（丑巾服上引）笑罵濁人笑罵，好官我自爲之，（白）在下賈謝，太師這幾日悶悶不樂，我看他必是想個絕色的女子，這個差使，我得巴結巴結，老太師，小生有禮，（淨白）步禮，落坐，（淨白）先生到此何事，（賈白）小生有一位絕色的女子，願獻與太師，不知太師意下如何，（未完）

新婦遺溺詩

嘗於友人周君案頭，見有嘲新婦遺溺詩一律，纖而不俚，質而不俗，但不憶作者之姓字矣，其詩云，丹青不用自成龍，夢裏頻匕告出恭，智份有頭無可用，沛公如廁不相從，非關雲雨巫山繇，若決江河大地通，枕畔忽驚郎喚醒，方知身在水晶宮，余按遺溺，多屬小兒，今乃於新婦得之，眞絕無而僅有者，則此詩之傳也，不亦宜乎。

專與摩登破壞團對抗之 摩登維持團出現

▲曾經一度集議商有效辦法

▲公安局令嚴查摩登破壞團

本報北平電，平市發現摩登破壞團後，一般人均談虎色變，至其眞象如何，尚無確實佐證，記者頃晤及公安局長余晉龢，據談，關於此事尚未接得報告，惟因各報騰傳，業已令飭各區署積極調查，其方式決先從各服裝店着手，蓋如有人衣服被毀，必持向各服裝店補綴，據此即可證明該團體有無云。平市自發現摩登破壞團後，連日來各娛樂場中，如電影院戲院公園等處，時有該團員活動，以致一般摩登份子稍不留意，即受損害，惟此項摩登破壞團團員破壞人之衣物，并無一定嚴格標準，有若干摩登青年，身着清河織呢廠出品之絨呢衣物，或國產絲織品，亦被破壞，因此大爲一般摩登青年所不滿，聞近有大學生魏文瀾等多人，對於此項摩登破壞團之舉動，大爲反對，已聯絡其同學友人等組織一摩登維持團，其目的係專在維持摩登，凡加入此摩登維持團者，不時出入各娛樂場巡視，遇有摩登破壞團員不按一定標準肆意破壞旁人衣物者，則協助被害人拿獲此破壞團員，先施痛毆，然後再交付警察以示懲戒，並聞此項摩登維持團，由魏某等發起組織後，陸續加入者已有數十餘人之衆，昨曾在東安市場森隆餐館一度集議，進行方法，惟以到會者人數不多，未議得具體辦法，僅議定以不背新生活運動範圍，防範摩登破壞衣物破壞之原則下，擬定一種有效方法，藉止摩登破壞團之行動，以維持市民儀容之美觀現象，維持團正四出奔走，聯絡團員，窺其用意，似意欲與摩登破壞團相對抗云。

紀實滑稽 香豔小說

社會怪現狀

［夢鎭］（135）

第二十八回 戲男妓蘭芬親出馬 遇暴客金桂急求援

說時。包車已經拉進新會樂。桐生瞧見是蘭芬老七。和房侍老六。便趕步答道。我們是在豔情家打了茶會來。並且還看了一齣新鮮戲文咧。這時花葉兩人。已經走下包車。蘭芬老七笑向桐生說道。請到哪裏去談談。我也有新鮮戲文給你瞧瞧。桐生笑問道。當眞嗎。撒謊騙人是不答應的。蘭芬笑答道。你難道不曉得我是個老實人。平生不說謊言的。於是三人跟着。走到十德第三家蘭芬房間裏坐下。蘭芬脫去斗蓬。和桐生並坐在機上。桐生問道。你說的新鮮戲文呢。拿出來看哪。蘭芬拍着胸口說道。在我衣袋裏。桐生便伸手插入胸前。但覺熱烘烘。兩個高高的乳峯。正觸在他手指上。正擬領略雞頭肉滋味。蘭芬猛地吉祖嚇嚇道。新鮮戲文。理該拿出來公諸同好。不能獨一人揩油的。桐生笑答道。有小馬甲護身。手搶不着。那裏去揩油。說着將手縮回。蘭芬便向裏衣袋裏取出一件東西。遞給桐生道。這個就是新鮮戲單。桐生接到手中。見是兩張粉紅色印花的小卡片。一張印着鍾雪琴三字。旁註電話中央二五五○號。一張印着宋娟麗。電話中央三○九二號。桐生大笑道。鍾雪琴是大名鼎鼎的兔子。這個宋娟麗。諒來也是兔子。怎麼你和屁精要好。你沒有傢伙。關不進他後門。當心反被他攻進了前門啊。蘭芬道。若然和他們要好。那得再曾告訴你們。我和他們素昧生平。今晚在席上遇見了。兩人便和我打招呼。並出卡片相授。並誠懇地托我介紹客人。桐生笑道。你是前門出入。他們是後門往來。這不同不相爲謀。怎麼好替他介紹客人呢。吉相接言道。你莫看輕屁精。我寫了兩回條子。都不曾叫到。蘭芬道。他們說。因爲出局被流氓敲過竹槓。現在非有熟人作介。概不應徵咧。吉相道。我來寫條子叫他到這裏來。諒來不會拒絕的。蘭芬連忙遞過局票。吉相自叫雪琴。替桐生寫了宋娟麗。局票交給相幫送去。桐生笑問吉相道。你是名臣後裔。生長在北京的。兔子味道究竟如何。你總嘗試過的了。吉相答道。也不過耳聞。據友人說。著名像姑的裝束。和婦女一樣。他也用紅綾兜肚。牀面的佳妙。遠勝妓女。蘭芬含笑問道。他也是個男子。有什麼牀面呢。吉相笑答道。而且他們也是與人對面而睡的。說到這裏。劃火柴吸香烟了。蘭芬逼問道。睡後幹些什麼呢。吉相道。連我也不得而知。好得你和雪琴是知己。儘可當面問他。話聲未絕。相幫回來繳還局票。說因身體不適。不來了。對不起。當下桐生吉相便叫蘭芬打電話去邀請。回電說。路上危險。不來了。對不起。當下桐生吉相渴欲一見。兔子的面貌。逼着蘭芬親自出馬。

和合拍賣行

介紹傭工買賣田房的特點：
1、沒有傭資茶水
2、沒有經紀佣錢
3、沒有代寫契紙費
4、幷替買方建設清地鄉保正
5、幷有律師爲公證人
6、撕圖詳細經界正確

行址：南新街

感謝 湖廣館街 黃一子先生

命理精明斷事如神全因解甲數年久受被拆百謀失敗金融困難萬狀承蒙友人介紹特請先生指示迷津決疑南北先生詳評談論過事事稱如蝦見未來諸多佳辯查生上美運勃發催財謀事有成批云否去而泰亨紅日正東昇偏財本月旺謀爲多遂心回家尋思良久試買劉匪劵五條不料果中頭獎又兼謀事又成特酬金登報宣揚感謝人不置雖

廣告價目

本報館場普遍如登廣告收效必宏在小字五十字以內者每日收費二角餘類推大廣告及大字不登

南土漂煙

總府街昌麗館對門製革廠樓上黃金窩售店特歡迎來賓添售南土每杯四千三層樓上每杯三千煙味純香足與南土並駕齊驅請君試一枉顧便知字之非謬

強種丹

能治病 能戒煙 毫無痛苦 功效神速

代售處皇城壩三十三號永盛通

廣東 白濁靈根丸

華昌大藥房第一特效出品五淋白濁皆能普治三日止濁七日除根永不翻發諸君若患淋濁不服此丸藥一顆缺點每瓶定價大洋五角總發行處生生藥房各埠藥房華美藥房代售

越嶲縣縣長兼遊擊司令 官應銘政績

越嶲沙微幅員遼濶縣府政令難及人民受土劣之侵蝕佐治之壓迫者不知凡幾如氏弟媳李董氏以分產未明歷控氏於大樹堡縣佐分署縣佐聽半面之詞氏幾遭不白不得已呈縣上控嗣經縣府官縣長提訊李董氏自知情虛以四百金託人行賄官縣長斥責不受秉公處理氏冤屈始得平反文官不要錢其官縣長之謂呼氏身受其恩無以爲報謹將事略登諸報端用表謝忱

李譚氏 李熊氏 李董氏謹啓

愛國歷史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四十一回 四將濟搶甄隱班師 三闖潼關徐羣進京

船頭漢子，莫非田奇賢弟嗎，甄隱聞聲，抬頭一看，見船頭站立一個漢子，頭戴遮日大涼草圈，衣衫襤褸，手按舵把，雙目瞧着自巳，正是家將滾彈手田奇，田奇聞聽有人呼己之名，一看乃是李飛熊，此時飛熊巳經走近，明知田奇疑惑，所幸舟中無有外人，當即說道，你的眼力，到還不錯，那位公子，便是小姐，田奇又驚又喜，急忙行禮，甄隱又指示賈從，並與李飛熊彼此見禮後，甄隱問道，你保徐公子到河南，怎麼會流落此間，田奇便將經過，略述一遍，原來田奇，保定徐羣，行至洛陽鎮地方，在松林遇着宋洪的黨羽，攔路行刼，當即拔刀上前，接住厮殺，看看天色巳晚，心中着急，取出鐵胎弓，一陣彈子，將衆賊打跑，回頭不見徐羣，料必打馬前行，跟卽邁開大步，如飛追趕，到了鎮上，往各客店清查，蹤影俱無，這一急非同小可，次日四處尋訪，仍無下落，所有衣包銀兩，俱捎在馬鞍之上，只有將外氅賣去，兼程向開封進發，誰知中途得病，醫藥無資，便將寶刀解下，命小二出售，幸店側有座廟宇，方丈禪崑，十分慈祥，因見小二賣刀，問明情由，得見田奇，相貌不凡，便與談論，始知遠道來此，現刻潦倒窮途，舉目無親，故將家傳七星寶刀出售，禪崑聞言，便將田奇接進廟中，調養月餘，方告痊愈，田奇不勝感激，辭別禪崑，仍向開封前行，到了開封，始知徐羣消息，心想公子此次逃出，必投山西絳州，他舅父家中，除此之外，無處可以容身，大人將公子交我，如今失散，有何面目回府，縱是天角海涯，我亦當不辭勞苦，想定主意，便向山西而行，沿途賣武，以作路資，這日黃河過渡，竟自上了賊船，船到半江，船夫估索渡資，每人紋銀百兩，若有半個不字，立時拋下江心，或砍爲兩節，一般渡客，莫不跪下求饒，慘不忍聞，田奇站在船尾，見船夫面貌凶惡，兩眼發赤，手執一把大板刀，抓着前跪一個老者的頭髮，用刀一指罵道，若不照數給錢，休想活命，先殺你這老狗，作個榜樣，說着舉刀，忽聽船夫哎呀一聲，刀巳墜下，接着又是一聲怪叫，兩眼鮮血長流，衆客見狀，又驚又喜，忽見一個大漢，從船尾搶步上前，一腿將船夫打倒，用足踩着背心，鋼刀架在頸上，大聲罵道，青天白日，你這賊子，胆敢殺人刼財，說着回頭向衆人道，各位看將這賊如何處治，這時衆人，尤其是老翁，在這千鈞一髮之際，飛出一位救星，眞是喜出望外，莫不痛恨水賊，連呼殺了便是，以免再害別人，田奇當卽手起刀落，將水賊殺死，棄屍江心，衆人好生感激，各道姓名，問起行蹤，田奇略述一遍，衆人道，俠士若到山西，必經潼關，現在潼關盤查甚嚴，尤其是貴處江南的人，更是注意，田奇好生詫異，衆人道，因爲皇犯徐羣，是江南人，因此凡是江南口音，特別注意，來往的人，無論男女，都要檢查，若有銀錢，順便與你取了，你還不敢則聲，魏鵬舉日每花天酒地，對於部下，如此行爲，都不禁止，你看還成世道嗎，衆人一面說話，一面撥撓，傾刻巳抵對岸，各人深謝而去，田奇暗想，誠如此說來，公子若到山西，此時定未過河，我旣飄流天涯，何不就借此舟，以渡來往之人，一則衣食無憂，二則在此等候，或可相逢，也未可知，從此田奇，便賣渡營生，不期今日遇着故主，甄隱也將原由說了一遍，叫他同行赴京，並囑咐注意姓名稱呼，不可錯誤，田奇大喜，渡過對岸，將舟打沉，當卽一路進京，閒話少叙，衆人到了長安，惟恐耳目過衆，便駐在西門外鎭國寺中，卽是當日顏子章養病之處，長老慈，見是兩位貴公子，不敢輕慢，特讓出花廳，以作宿舍，隔了半月，市上忽然發生一種謠歌，兒童遍街高唱其詞云，

正木傾。斜木興。子巳巳生。蘆花正逢春。轉瞬承景運。缺少左輔與右弼。伏龍鳳雛飛到時。君臣相會風從雲。龍鳳今何在。俱是西頭人。土堯是龍貝是鳳。姓在字裡尋。得一扭乾坤。雙得坐龍庭。

慘矣哉！

爲五角錢逼出一條人命

黃王氏估拖車夫由樓跌下
地方首人將呈請法院檢驗

（重慶航訊）本市南紀門外半碼頭第廿號，住有王黃氏，性極悍橫，常與隣近發生糾紛，伊天樓住有一拉車之傅某，近傳染病巳數日未起床，故欠伊佃租五角，屢收未給，王氏遂惱羞成怒，于睡晚間十二鐘時王氏命人乘傅某於病中估將拖出，然傅失足，由樓上滾下街沿，登時頭部，受傷暈倒在地，氣息奄奄，黃氏心尤未足，移時又叫該地打更夫及力夫數人將傅抬往附近寒洞露宿於今晨始告斃命，其妻在旁，憤不欲生，悲號萬分，現該地首人，以該黃王氏勒斃人命，備極殘酷，將報請法院派員檢驗餘情如何，探明再誌

金丹騙

醉春

浙人莫信之，富而客，喜漁色，復好迷信，幼讀神話小說，所紀飛仙劍俠，與聊齋之狐鬼牽故，深印腦根，曾乘家人不覺，私約鄰童，欲之峨眉訪師習道，行未遠，家人跡之而歸，禁閉不使外出，此莫之髫年事也，厥後父使經商，操奇計贏，所謀斯遂，垂數十年，積貲鉅萬，頑迷信之念未釋，嘗游覽山水，嫂幽探勝，嘗於茲倘能一遇，有林甲者，與莫最爲相得，揣摩意旨，先事迎合，莫引爲知己，第一己，子燒丹鍊汞之法，容成素女之術，侈談官說，莫亟爲神往，又以未能一試爲憾也，一日，林言某山風景之佳，約與俱往，則修竹成林，清幽獨絕，（未完）

武俠小說

大明廿七俠

（三八）

第十回 劉子章掃墓惹飛災 暴武揚奪寶興惡禍

暴武揚便說奇怪，怎麼林內會放出光華來呢，牛兒略一沉吟，便說五爺不必再問，這林內的兩口子，正是劉子章夫妻，暴武揚道，你何以知道，牛兒道，五爺不看見方纔這一道光華麼，這光華乃是件寶物，小的往日曾和五爺說過，五爺難道忘記了麼，暴武揚想了一想道，莫非就是夜明珠麼，牛兒應聲道，如非此物，何能有此光華，想來可以一定無疑了，五爺請想，旣然這婦女有此寶珠在身，當然是女主人無疑，兩口子是誰，那還用甚麼，暴武揚不信道，你偸懶不肯去問，偏會編出這一大套話來，牛兒笑道，五爺旣不信，不妨去問，不過小的果眞將劉雲喚將出外，五爺如何應付呢，暴武揚喜道，你眞將那老人家喚出，孤家自有道理，牛兒應命，遂走到林邊，向內咳嗽了一聲，劉雲向外一望，那丫環連忙將夫人遮住，牛兒向劉雲點了點頭，拱手道，劉老爹，許久不見了，劉雲認得他是暴府家丁牛兒，便說牛二哥，有何事見教，說着便搶步走出林來，牛兒道，我家主人，命我請老爹去，有話相問，劉雲見說，只得跟着走到暴武揚面前，牛兒將手一指道，這便是家主，劉雲只得行禮，暴武揚手道，老管家休得客氣，孤家喚你，非爲別事，要問你這林內掃墓之人，是否卽是你家主人，劉雲答道，正是小人的主人，不知五爺有何事故，暴武揚聞言大喜，信口道，煩你通報你家主人，就說孤家有事要見，劉雲唯唯應命，同身入林，將此事向主人說了，劉子章聞說暴五爺要見，不由吃了一驚，但因躱避不得，只得起步相迎，那知此時暴武揚巳三脚兩步，闖進林內，向着劉子章拱手道，久聞大名，無緣拜會，今日郊外幸遇，冒昧請見，請勿見怪，說着强顏一笑，劉子章只得拱手還禮，連稱不知五爺駕到，有失迴避，多有冒犯，尙望海涵，但不知五爺屈尊賜見，有何見敎，乞示端倪，暴武揚被這一問，不禁暗暗自稱慚愧，隨說幷無甚事，不過久慕大名，渴欲一見，改日再到府拜訪，多多冒昧，請勿見罪，說着便拱手告辭，劉子章見他話中神情，皮笑肉不笑，兩只凶目，不住的直向那傍滴溜溜打轉，那光景頗不懷好意，見他告辭，自然躬身相送，口稱簡慢，暴武揚出得林外，